
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：比爾·海堡（Bill Hybels）的一段往事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Me-too 運動一直在增強勢頭，現在每隔一段短時間便有一些性醜聞被揭發出來，被指控者包括藝人、政治家、教授、天主教神父、基督教牧師……。例如，去年八月，曾被【紐約時報】譽為「超級明星牧師」的柳溪教會（Willow Creek Church）創辦人比爾·海堡（Bill Hybels），正是因被控性操守不端而辭職。



前幾天，無神論作家利比·安妮（Libby Anne）翻出海堡的另一筆舊賬，她指出：在 1980 年代，一個美國福音派牧師聯盟開展了一場反色情運動，海堡是這陣營之一員。1989 年，海堡牧師寫了一本反黃色傳媒的書，名為【性狂熱文化下的基督徒】。在書中，海堡承認自己跟從基督徒心理學家詹姆斯·多布森（James Dobson）的建議，對色情傳媒的內容進行了廣泛的研究，方法就是自己查看色情書刊和影音，包括了有兒童色情內容的東西。每當安妮提起「研究」時，她總是用括號將這個詞語圍起來，似乎表達了她懷疑這種研究方法。在文章的結尾，安妮寫道：「在他（海堡）撰寫關於色情刊物如何貶低女性的三十年後，在他對於這題目進行『研究』近三十年後，海堡因性騷擾的醜聞而辭職。」雖然她說得十分隱晦，但明眼人會知道她是批評海堡牧師假冒為善。

坦白說，我覺得這篇文章好像有點「打落水狗」，我並不清楚關於海堡牧師性醜聞的詳細情形，所以在這裏我不予置評。然而，到底海堡牧師 30 年前曾經看過色情刊物和後來發生的性醜聞有沒有直接關係呢？我不知道。退一步說，即使這真的有錯，但我們可以因為一個人三十年前做過的事情而否定他嗎？更何況我並不認為海堡牧師在這件事情上做錯了什麼。

安妮認為：你可以在不查看色情傳媒的情況下研究色情內容，她指出，1980 年另一位保守派牧師傑里·福爾威爾（Jerry Falwell）也寫了一本反對色情的書，書名是【聆聽吧！美國】，在這本書中，福爾威爾沒有提到他看過任何色情書報或影片，他從 1977 年尼

爾·加拉格爾（Neil Gallagher）的【如何阻止色情瘟疫】和查爾斯·基廷（Charles Keating）的【給予公民的乾淨書刊】中獲取資料。

先始聲明，筆者並不認識海堡牧師，我和柳溪教會亦無任何關係，但作為心理學研究者，我會認同海堡牧師的做法。從研究方法上著眼，第一手資料當然比第二手資料更準確，安妮提及有些人可以參考第二手資料或間接資料來研究色情內容，但這些第二手資料又是從哪裏得出來的呢？終歸要有人親身檢閱第一手資料，才可以產生第二手資料。

事實上，查閱色情書刊或影音而進行研究，在心理學界是被普遍接受的，舉例說，在2017年6月伊利諾州大學的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神秘失蹤，後來警方拘捕了一名嫌犯，警方發現疑犯使用他的手機查看一個名為 Fetlife 的性網站，而且他喜歡【美國殺人魔】（American Psycho）這本書，一位研究變態心理學的學者便觀看嫌犯看過的東西，從而了解疑犯和其他變態殺手的心理狀態。

一個普遍反對參考第一手色情資料的說法是：有需要這樣做嗎？難道心理治療師、社會工作者要研究毒品對人的影響，自己便先吸毒嗎？表面看來，這論據有點道理，但其實是站不住腳的，因為吸食毒品會對人的大腦結構造成難以逆轉的影響，但色情傳媒卻不是，故此，一般大學的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（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）都會容許受測試者觀看色情內容，但絕不容許吸食毒品。

斯蒂爾（Steele）的研究隊曾經使用腦電圖測試（EEG）來檢查黃色影像對自稱性沉迷者的影響，如果觀看色情內容像吸毒一樣，會令人追求更多刺激，那麼大腦中的電反應便會因麻木而減少，但測結果是相反，總體來說，參與者腦中對色情圖像的電反應增強，情況就像正常人的大腦一樣。

總括來說，對色情影像的反應是一種心理狀態，研究人員可以在任務完成後便停止觀看；但毒品卻改變了在大腦的化學反應，毒癮混合了生理和心理的狀態。請讀者不要誤會，我的意思並不是說，觀看色情傳媒可以輕而易舉停止下來，事實上，當事人仍然會有上癮的可能。安妮批評海堡牧師30年前曾經看過黃色內容，而後來正因為性醜聞被迫辭職，到底這兩件事有沒有因果關係呢？我仍然是這一句：我不知道。我也不會排除這可能性，但縱使海堡牧師真的因為觀看色情內容而「失陷」，他起初的動機是善良的。從事研究就會有風險，然而，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呢？

2019.2.10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